隱遁
高逸
閒適
閑情錄

閑情錄

泰仁府君筆

凡例

余在庚戌夏抱病謝事杜門謝客無以消長日巾衍中適携得吳帙乃朱蘭嵎太史所輯棲逸傳玉壺氷臥遊錄三種及復披覽仍取三書爲四門類彙名曰閑情錄一曰隱逸二曰閑適三曰退休四曰清事手自繕寫置棄以同志友是之咸以爲佳余嘗恨家乏史籍不載甚簡略切欲添入遺事勒爲全書爲計久矣倥傯未暇甲寅乙

泰仁府君筆

閑情錄

凡例

余年庚戌夏抱病謝事杜門掃客無以消長日巾衍中適披得數帙乃朱蘭嵎太史所贈棲逸傳玉壺氷臥遊錄三種又復披覽仍取三書爲四門類彙名曰閑情錄一曰隱遁二曰閑適三曰退休四曰清事手自繕寫置案以同志友是之歲以爲佳余豈恨家之史籍不載甚簡略切欲添入遺事勒爲全書爲計久矣倥偬未暇甲寅乙

卯丙年因事再赴帝都作家貨購得書籍

求易

幾四千餘卷就其中事涉閑情者以浮帖帖其提段文以需綴青遠判刑部公務法穰未敢下手停罷遂今年春罹謗席藁我捧之中無以破窮愁遂取諸書考浮帖寫出

從古窮愁而後必著述窮愁亦不可少矣

更分為十六門而為卷亦十六曰閑情錄多此庶為完備而謀之歸思益著於是矣

其寓意者乎

一古人棄世隱居者非以求名乃欲此身長閑於物外以適其樂故此集首以隱逸之士而許收獨多於他事為隱遁一第

一高人逸士多出於隱遁似非異致獨塵俗之士或有志鷺林泉心耽閑寂者固不可以軒冕遺之取隱遁中有奇踪者榮宦中有逸軌者爲高逸第二（末段三事其致亦有可尚）（人雖非高而逸者故附見于末）

一閑適爲此集大閑擬子以其物外俗間俱可適其自適故爲閑適第三

一士生斯世抱負經濟豈欲便訣堯舜之君爲山林長往計哉或心與事違未跡與時背未知止足未悟幾先未既衰而

倦於務始有引退之擧可謂善補過者哉爲退休第四

一窮覽山川之勝以舒神情乃閑中一大事故爲遊興第五

（乘興而行興盡則止亦以爲大事則亦佳矣）

一耽閑之士志尙自別流之俗所陋而高人之所賞故爲雅致第六

（高人每與流俗相反何也）

一退去之人不可玉食錦衣唯儉可以畜貴可以養福爲崇儉第七

（奚特退去之人）

一方外散朗之士所行雖多町畦風流雅趣足以洗俗塵淸汚濁爲任誕第八

（雅則善矣誕可不戒於流蕩乎）

一丈夫處世要當坦其襟抱觸境排遣以理自抑則人品不期高而自高爲曠懷第九

一居閑處獨泊然無求而日用之間觸事無有作爲故爲幽事第十

一古人片言隻辭有可以警俗訓世者閑居之中宜加省覽故爲名訓第十一

一文是靜中一業閑居者非文則何以自遣而寓興也爲靜業第十二

一古者高人韻士風流相賞文藝自娛至

於書畫琴碁以下種々幽玩可以適世忘憂之具不可偏廢故爲玄賞第十三

一山居亦有供具枕席飲食與俗好頗異故爲清供第十四

一求仙則玄遠不可知也山澤之癯以飲食攝養得延遐壽者有之爲攝生第十五

一四民之業唯農爲本而閑者之事業攷爲治農第十六

一詩賦雜文詠及於閑情者蒐稡爲苐集

附於錄後云

一 吳寧野書憲袁石公瓶花史觴政陳眉公書畫金湯俱是適性趣具而閑情之不可廢者故附于錄末以資靜玩云

閑情錄卷之一

隱遁第一

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時人號曰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若非吾友也擊其膺而去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向聞貪言負吾之友遂去終身不相見 高士傳

許由爲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膳不食

後隱於沛澤之中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
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
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
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
越乎樽俎而代之矣乃安而遁去由於是
遁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又召
（天下攝於潁濱九州之長乎）
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
其友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
對曰堯欲召我爲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
洗耳巢父曰子若（昌反）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

誰能見子〻故浮游欲求名譽污吾犢口牽

犢上流飲之 上合

老萊子者楚人也當時世亂逃世耕於蒙

山之陽莞葭為墻蓬蒿為室枝木為床蓍

艾為席飲水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於楚

王〻於是駕至老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

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萊子曰諾王去

其妻樵還曰子許之乎老萊曰然妻曰妾

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捶可擬以

官祿者可隨以鈇鉞妾不能為人所制者

捘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於江南
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
也仲尼嘗聞其論而蹙然改容 上同
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途中遺
金顧而覩之與公曰取彼金公捘鎌瞋目拂手而
言曰何子居之高而視之卑吾披裘而負薪豈取
遺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言而問其姓名曰何足語
姓名 吳越春秋
榮啓期者不知何許人也鹿裘帶索鼓琴
而歌孔子遊於泰山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

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得為人矣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 高士傳

荷蕢者衛人也避亂不仕自匿姓名孔子擊磬於衛時荷蕢過孔子之門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孔子聞之曰果哉末

之難矣 論語下并同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
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是魯孔（孔子曰是）
丘歟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曰子爲
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子之徒歟對曰然
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之且而
與其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耰
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
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與而誰與天下
有道丘不與易也

荷蓧丈人不知何許人也子路從而後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動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其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且享焉而見其二子明日子路行以告夫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陸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為食楚昭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故時人謂之楚狂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孔子下車欲與之言趨而

避之不得與之言楚王聞陸通賢遣使者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聘之通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老違之哉門外車迹何深也妾聞義士非禮勿動妾事先生躬耕以自食親績以爲衣食飽衣煖其樂自足矣不如去之於是夫負釜甑妻戴紝器變易姓名遊諸名山（高士傳下並同）

四皓者河内軹人也或在汲一曰東園公二曰甪里先生三曰綺里季四曰夏黃公皆修道潔已非義不動秦始皇時見秦政虐乃退入藍

田山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雒隱地肺山以待天下定及秦敗漢高聞而徵之不至深自匿終南山不能屈也

東方曼倩漢武帝時為郎任誕不覊人皆以為狂朔曰如朔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豈學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耶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宮

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哉

鄭子真修道靜默世服其清高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之遂不屈楊雄盛稱其德曰谷口鄭子真耕於巖石之下名振京師馮翊人刻石祠之至今不絕

嚴君平隱居不仕常賣卜於成都市日得百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為事楊雄少從之遊屢稱其德李強為益州牧喜曰吾得君平為從事足矣雄曰君可

脩禮與相見其人不可屈也王鳳請交不許蜀有富人羅冲者問君平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見冲為君平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乎冲曰吾有萬金子無甔石而乃云有餘不亦謬乎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為業不下床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耶冲大慙君平歎曰

蓋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故不仕也時人服之上仝

蔣元卿舍中三徑唯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挫廉逃名之士何氏語林

鄭次都去吏隱居蟻陂之陽與同郡鄧敬折芰爲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談彌日蓬廬蓽戶琴書自娛上仝

梁伯鸞遭亂世乃牧豕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失去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又以身居作

執勤不懈隣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
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
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郷里勢家慕其高節
多欲女之鴻并絶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
醜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
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始以裝飾入
門七日而鴻不荅妻乃下請鴻曰吾欲裘
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
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
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着布

泰仁府君筆

衣將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
奉我矣字之曰德耀居有頃共入霸陵山
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
前世高士而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
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肅宗求鴻不得
乃易姓運期名燿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
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居臯伯通廡下爲人
賃舂每歸妻爲具食擧案齊眉伯通察而
異之乃舍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
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於嬴博之間

韓左尹德潤筆

不歸鄉里慎勿合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爲求葬地於吳要離塚傍 後漢書

張仲蔚與同郡魏景卿俱脩道德隱身不仕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不治榮名時人莫識之 何氏語林

韓伯休常遊名山采藥賣於長安市中口不二價者三十餘年時有女子買藥於康怒康守價乃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欲避名今區區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遂遯入霸陵山中 後漢書

向子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
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王莽大司空王邑辟
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潛隱於家讀易
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
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畢勑斷家事勿相
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
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上同

臺孝威不仕隱武安山中鑿穴而居採藥自給建業
初中州辟不就魏郡刺史執羔鴈為贄見佟語良久刺
史曰孝威居身如此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正性存

神養秘不屏營於世事以勞其精除可欲之志恬淡自得不苦也如明使君從搖牧養夕惕匪忒反不苦邪遂去隱逸終身不見 高士傳

徐孺子以經行高於南州桓帝時汝南陳蕃爲豫章太守不接賓客唯孺子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又舉孝廉賢良皆不就嘗爲太尉黃瓊所辟及卒孺子徒步赴葬設鷄酒哭畢而去時會者郭林宗等聞之疑其孺子也選能言之士茅容追之及於道容爲設飲從容言稼穡之事臨去謂曰爲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 後漢書下仝

泰仁府君筆

郭林宗少事父母以孝聞家貧郡縣欲以爲吏歎曰丈夫何能斗筲執鞭哉乃辭母與同縣宗仲至京師從屈伯彦學春秋博洽無不通又審於人物由是名著於梁陳之間步行遇雨巾一角墊衆人慕之皆故折巾角士爭從之載策盈車凡泰知之于無名之中六十餘人皆言後驗以母喪歸徐穉來弔以生芻一束損泰廬前而去泰曰此必南州徐孺子也詩不言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不此喩耳

袁夏甫等室于庭中闔門不見客朝暮於

叅奉府君筆

室中台毋禮拜雖子往亦不見也子亦向户拜而去首不着巾身無單衣足着木履毋死不列服位公車兩徵不詣范滂美而稱之曰隱不違親貞不絶俗可謂至賢矣 高士傳

申屠蟠少有名鄕父母卒哀毁思慕不飮酒食肉十餘年遂隱累徵不就先是范滂等非訐朝政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大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横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焚坑之禍今之謂矣乃絶跡於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果有黨

錮之閣刑死者毀百人幡確然免於疑論

高士傳下並同

管寧安與華歆同席讀書門外有乘軒者過歆棄書遷往觀之寧恥之而割席曰子非吾友也又嘗與歆共鋤菜地遇金寧揮鋤不顧歆則捉而擲之漢魏之際居遼東二十年匿畏藏光喜遯養浩魏明帝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之寧不受家貧好學一藜未五十年當膝處皆穿

龐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

如寅荊州刺史劉表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趨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採藥不反

司馬德操有人倫鑑在荆州時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復談議時有以人物問德操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辨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德操曰如卿所言亦復佳

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採桑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丈夫處世當帶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事乎德操曰子且下車子適知邪徑之速不慮失道之迷昔伯成耕

耦不慕諸侯之榮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何有世則華屋行則肥馬侍女數丁然後爲奇此乃許又所以忼慨夷齊所以長歎雖有竊秦之爵千駟之富不足貴也士元曰僕生自邊陲寡見大義若不一叩洪鍾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

孫公和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窟居之好讀易撫一絃琴性無喜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旣出便大笑嘗住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登語亦不應阮籍

昌陵蔡泰公筆

往觀旣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又從之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荅康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眞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用果遭非命乃作幽憤詩曰昔慚柳下今愧孫登竟不知其所終 魏志

孫公和清淨無為好讀易彈琴頹然自放

覩其風神若遊六合之外魏末居北山中以石窟爲宇編草自覆阮步兵見孫被髮端坐巖下遥見鼓琴自下趍進莫得與言阮旣長嘯與琴音諧和公和嘯和之妙響動林谷 高士傳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眞人樵伐者咸共傳說阮籍往觀其人擁厀巖側籍登嶺就之箕踞相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屹然不應復叙有爲之教棲神導氣

泰仁府君筆

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凝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啾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乃向人嘯也 上仝

夏仲御隱身不仕母病篤詣洛市藥會上巳洛中王公並至浮橋車乘如雲統視之蔑如也賈充引舩與語其應如響勸之仕俛而不答充曰卿能作鄉土地間曲乎曰昔曹娥投水國人哀之爲作河女之章伍子胥以忠投海國人哀之爲作小海唱今欲歌之於是以足扣舩引

鮮淸激大風應至雲雨交集充令妝女盛
服繞舩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悵
然曰此吳兒木腸石心也晉書
董威輦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而
行道逢吟咏常宿白社中孫楚時爲著作
數就社中與語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於
其寢處惟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其一曰乾
道剛簡坤體敦密茫〻太素是則是述末
世流奔以文代質悠〻世事孰知其實逝
將去此至虛歸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

時彼感猜〻手猜手胡不遁世以存真 高士傳
張薦隱居顧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張於竹中
爲屋常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張逃避竹
中不與相見 何氏語林下並同
陶處静年十五便服食絶穀家累千金僮客
百數處静終日端拱絶不婚宦居臨湘縣山
中立小草屋裁足容身有時還家設小床
獨坐不與人共
劉子驥虛退寡欲志存捿遁桓車騎請爲
長史劉固辭車騎因到其家劉於樹條桑

使者致命劉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車騎乃造其父〻命劉然後還拜短褐與車騎言詣父使鱗之於內持濁酒蔬菜供賓車騎敕人代鱗之酌酬父辭曰若使從者便非野人之意車騎慨然稱美至暮乃還

郭元瑜少有拔俗之韻居巖谷張天錫遣使修礼徵之元瑜指翔鴻示使人曰此鳥安可籠哉

索偉祖虛靖好學不應州郡之命爲太守陰澹嘗造焉經日忘返退而歎曰若人所有

餘者富貴也而目好五色耳玩音聲先生棄衆人之所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慌惚之際兼衆玄於衆妙之内宅不彌畝而志忘九州形屋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子之不顧蔑以過也遂謚爲玄、居先生高士傳

戴仲若以桐廬僻遠難以養疾乃出居吳下吳下士人共爲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何氏語林下並仝

褚元璩少有隱操寡嗜欲年十八父爲婚婦入前門褚從後門出遂住剡居瀑布山性

耐寒暑時人比之王都仲

劉炅顔詔徵不就竟陵王通𤔡劉荅曰蚪

四節卧病三時營灌暢餘悄於山澤託暮

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召宠施蚪進

不研幾入玄無洙泗稷館之辯退不凝心出累

非冢间樹下之節遠澤旣灑仁䙴先著謹收

樵牧之嬿敬嘉𨌲𪓟之義

顧長孺有隱操與顧景怡俱不就徵景怡

晩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朝出户山鳥集其掌

取食

宗敬微嘗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
爲美談余竊有惑誠不能潛感地金冥致
江鯉但當用天道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祿憂
人重事乎
豫章王辟宗敬微爲參軍宗曰測性同鱗羽
愛止山壑眷戀松筠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
狂者忽不知老至今鬢已衰白豈容課虛責
有魚慕鳥哉
魚復侯爲江州厚餉遺宗敬微宗辭曰少有狂
疾尋山采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朮度

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

孫伯翳放情物外栖志丘壑與王令君范將軍交好王范既相二朝欲以吏職相處孫曰人生百年有若風燭正可怡神養性琴酒寄情安能棲棲役曳若此嵇康所不堪予亦未能也

梁陶弘景隱居華陽絶意仕宦高祖徃見問之曰山中何所有弘景答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但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後武帝屢聘不出 事文類聚

明僧紹累徵不就嘗聞釋僧遠風德僧紹

往候於定林寺太祖欲出寺見之僧遠問曰天子若來居士若何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坏以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耳（何氏語林下並仝）

何子有清退少欲居吳被若寺足不踰戶人莫見其面宋明帝召至都除永嘉太守子有時寄住南澗寺不肯詣臺乞於野外拜受詔命見許恕一夜乘小舡逃歸隱廬丘山

劉彥度少懷隱操兄爲聘妻剋日成婚彥度聞而逃匿事息乃還本州刺使張稷辟爲

主簿彥度掛檄於樹而逃 當連書下条

陳留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時人造之未嘗見也彥度徑一造孝緒即顧以神交彥度族兄士光又復高操三人日夕相携都下謂之三隱 貧士傳

宋令狐少有遠操沈靖不與世交居于酒泉南山弟子受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時太守楊宣畫其像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為枕何石為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具威儀鳴鐃鼓造焉纖高樓重閡距

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今而後知先生人中龍也銘詩于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鬱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尊生八箴）

王仲淹隋時教授河汾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弊廬足以蔽風雨薄田足以供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貧士傳下仝）

朱桃椎淡薄絶俗被裘曳索結廬山中常織

迩履置道上見者曰此居士履也以米茗置其處易之

孔拯侍郎朝迴遇雨避於一叟之廡下迮入廳事叟烏帽紗巾逢迎甚恭目僮酒饌一一精好孔公借油衣叟曰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衣也孔公不覺頓忘宦情 小芳須言

司馬子微事潘師正傳辟穀道引術無不通師正異之曰我得陶隱居正一法逮而四世矣目辭去徧遊名山廬天台不出 劉昫唐書

田游巖永徽時補太學生罷歸入太白山母及
妻皆有方外志後入箕山居許由塚傍自號田
東隣頻召不出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野
服出拜儀止謹樸帝謂曰先生比佳否答曰臣所
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上仝
吳貞節通經誼性高鯁不耐浮沈於時去居嵩山
玄宗遣使召見問道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
千文其餘徒費紙札耳復問神仙治鍊法對曰此
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筠每開陳皆
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重之懇乞還嵩山詔

爲立道舘 真仙通鑑

張志和傳學能文善畫飮酒三斗不醉守真養氣卧氷雪不冷入水不濡天下名山皆所游覽垂釣自怡爲漁父詞曰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蒻笠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列仙傳

陸魯望少高放有田數百畝居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則與江通故常苦飢身畚鍤𦲷刺無休時或譏其勞荅曰堯舜黴瘠禹胼胝彼聖人也台一褐衣敢不勤乎耆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茶

自判品茅又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门不肯見不
棄馬升舟設蓬席齎束書茶灶筆床釣魚往
来時謂江湖散人 劉昫唐書
陳摶南入武昌山辟穀錬氣二十餘年後居華
山雲臺觀太平興國间摶兩入朝帝待之甚厚
至是復来帝謂宰臣曰摶獨善其身不干勢利
所謂方外之士遣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從容
问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術可以教人乎摶曰摶
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
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飛昇亦何

益於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之表博學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鍊無出於此祺亦以其語白帝益重之詔賜號希夷先生放還華山 仙傳拾遺

淳和中詔起种明逸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學徒果為人知而不得安處身既隱矣何用文為我將棄此深入窮山矣放移疾不起母遂焚去筆硯與放轉居窮僻人迹罕至真宗東封得隱者楊璞上問卿行有

人作詩否曰臣妻一首云且休落魄耽杯酒更莫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官裡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笑乃賜束帛放歸山中一毋一妻可謂善成其隱矣故卒以晚節表其盛名豈毋不在耶 金罍子

魏野隱居不仕言自詠云有名聞富貴無事小神仙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烟真宗屢詔不起遣使者曰九重丹詔休教彩鳳含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

宋管師復世居龍泉從胡瑗游自號卧雲

先生仁宗召至問曰卿所得何如對曰滿塢白雲耕不盡一潭明月釣無痕臣所得也竟不受爵命（問奇類林）

魏埜當真宗朝初遣使召野題友人屋壁云達人輕祿位居處傍林泉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烟閑惟歌聖代老不恨流年靜想閑來者還應我最偏遂遁去使還以詩奏上曰野不來云先是上嘗召种放所居野居有幽致又令畫之又有詩云易諳馴鹿性難辨閑鷄情妻喜栽花活兒誇闘草贏能盡閑

適之味禪海

林逋隱居杭州孤山常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復入籠中逋常泛小艇游西湖諸寺有客至逋所居則一童子應門延客坐爲開籠縱鶴良久逋必棹小舟而歸蓋常以鶴飛爲客至之驗諸元人提舉余謙既葺處士之墓復植梅數百本于山構亭其下郡人陳子安以爲處士妻梅子鶴不可偏廢構鶴亭以配之事文類聚

郭延卿西京人也少與張文定公呂文穆公俱

以文行稱於鄉閭張呂作相更薦之延卿不就
茸幽亭藝花木自娛迹不及城市年八十餘
錢文僖惟演時留守西京通判謝絳掌書記尹
洙推官歐陽脩皆一時聞人也一日惟演率僚
屬出郭往游去其居一里許屏騎從訪之不告
以名氏延卿欣然接之道服談對而已延卿笑曰
陋居罕有過從而平日所見之人亦無如諸君
者老夫甚惬願〻少留花下小酌於是以陶
尊果蔌而進惟演喜其野逸為滿引不辭既
而吏揖於前報曰申牌府吏牙兵已滿庭中矣

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若此也洙曰留守
相公也延卿笑曰不意相公肯訪野人遂相與大笑
又曰諸公尚能飲否惟演欣然從之盃盤上去少加
於前而談笑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頋而言
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惟演等登車茫然
自失詡日語僚屬曰此真隱者也彼視富貴爲何
等物嘆息累日不已 說郛
東坡南遷度嶺次于林麓間遇二道人見坡即
(下出此語抑亦相臣也中有馬可門說二郎入)
深入見草屋數間二道人意象甚瀟洒頋使臣
曰此何人對以蘇學士道人曰得非子瞻乎使

臣曰學士始以文章得終以文章失道人相視而笑曰文章豈能榮辱富貴從未有盛衰坡曰何處山林無有道之士乎噫女流有春夢婆方外有二道人何坡仙所遇之多賢也（長公外紀）

松江一漁父無棹小舟往來長橋叩舷飲酒歌自得紹聖中閩人潘裕自京師調官過吳因就與語且曰先生潔身浴德今聖明在上盍出而仕父笑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棲隱岩穴追園綺之蹤竊慕老氏曲全之義且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視軒冕如糞

廿耳與子出處異趣無與吾事

陽翟縣有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謂之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五里惟屋兩间其前空地丈餘杜生不出籬门已三十年矣黎陽尉曾訪之问其不出门之由其人指门前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此下納涼但無事于時偶不出耳向其為生曰日惟與人擇日賣藥（擇日[illegible]賣藥以供饘粥[illegible]）一切不為又问常日何所為曰端坐耳問頗観書否曰二十年前曾観淨名経愛其議論今已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矣氣韵閑曠言詞清簡有道之士也盛寒

布袍草履室中枵然一榻而已 筆談

順昌山人者不知其姓名亦不知其何許人也靖康末有避亂于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菴舍主人風裁甚整即與語士君子也揖而問曰諸君何事挈妻孥能至是耶因語其故主人曰亂何自而起耶衆爭為之言主人嗟惻久之曰我父為仁宗朝人自嘉祐末卜居于此因不復出以我聞但知有熈寧紀年亦不知于今為幾何年矣 說郛

蘇雲卿初與丞相張德遠為友宋既南渡德遠貴顯雲卿乃遯跡結庵于東湖之小洲家貧畚

礫織屨以自給垂三十年後德遠復相亟金帛移
書帥府云有故人蘇雲卿在治下管樂流亞非
折簡可招必禮致之帥漕乃以計造見翌日遣
吏迎候書幣不啓而雲卿已遯矣 貧士傳
呂徽之家仙居萬山中耕漁以自給一日攜楮幣
詣富家易穀種值大雪閒東閣中有人分韻作雪
詩一人得滕字苦吟不就徽之不覺失笑閣中諸
公聞之詢其見笑之由徽之不得已乃曰我意舉滕
王蛺蝶事耳衆始嘆服邀徽之入坐以藤滕二字請
足成之即援筆書曰天上九龍施法水人間二鼠齧

枯藤鷲鵞鵓乱叨収蔡蝴蝶飛来妙過勝復請粘
曇字韵詩徵之又随筆書曰萬里関河凍欲含渾如
天地尚函三橋邊驢子詩何惡帳底羔兒酒正酣
竹姿長身寒郭索松埋短髮老矍曇不如乗此擒
元濟一洗江南草木慙書訖徑出問其姓名不荅恚
之毅然曰我豈受非義之物必易之剌船而去遣人尾
其後路甚僻遠識其所返雪晴往訪之唯草屋一
間忽米桶中有人乃徵之妻也因天寒故坐其中試
問徵之何在荅曰方捕魚溪上至彼果見之陽溪謂
曰諸公先至舍我得魚當摟酒飲諸公也少須携魚

与酒至盡歡而散回至中道宿逆旅主人語
以故主人喜曰是固某平日所願見翌日客
别主人追其蹤跡之已遠矣 南村輟耕錄
胡長孺特立獨行凍餓有守趙子昂嘗為羅司徒
奉鈔百錠請作墓銘長孺怒曰我豈為宦官墓誌
歟是日長孺絶粮其子以情白坐上諸客咸御之
受長孺卻金堅意益慕如愚歸東侗云麋不
繼禩不溫謳吟猶是鍾球鳴謂之曰此祕密
中休粮方也 貧士傳
太祖故人焦某屢命不起使人搜索之一日焦荷

鷄鳴由御街直入上喜命付光祿治具相飲甚歡已而出金銀角三帶命其自拾以官之焦取角授于户外日出高橋門挂冠帶于桑樹而歸 四世從

蘇郡隱士王賓素与姚少師友善及少師請難賓娓其所為不与接少師屏騎從衣短褐以往賓閉户不納少師力請賓佯問為誰少師曰是昔日道衍也不應少師大呼曰光庵不棄舊日之雅容老僧一見乎賓答曰吾方割薪忙不暇也 眉公秘笈

陳繼雍潛心古學邀至京師聘君吳康齋雅敬重之陳白沙常以周易疑義質於康

齋康齋曰過清江可扣龍潭老人白沙如其言
往謁之適龍潭雨中簑笠犂田乃延至家與之
對榻辨析疑義白沙歎服而去龍潭語次單曰吳
康齋非愛我者也 知非錄

朱陳村在徐州豐縣東南一百里深山中民俗淳質
一村唯朱陳二姓世爲婚姻白樂天有朱陳村詩三
十四韻其略云縣遠官事少山深民俗淳有財不行
商有丁不入軍家々守村業頭白不出門生爲陳村人
死爲陳村塵田中老與幼相見何欣々一村唯兩姓世
々爲婚姻親屬居有族少長遊有羣黄雞與白酒

歡會不隔旬生者不遠別嫁娵先近隣死者不遠葬墳墓多繞村既安生與死不苦形與神所以多壽考往往見玄孫余每誦之塵襟爲之一洒恨不生長其地後讀坡翁朱陳村嫁娵圖詩云我是朱陳舊使君勸農曾入杏花村而今風物那堪畫縣吏催錢夜打門則宋之朱陳已非唐時之舊若以今觀之又不知其何如也 知非録

滕達道錢醇老孫莘老孫巨源同在館中花時各務京師花最盛處滕曰皆不足道約旬休日相率同遊三人如其言達道前行出封丘門入一小庵中行數步

至一门陋甚又數步至大门特壯麗造廳下馬主人
戴道帽衣紫半臂徐步而出逢道素識之因曰今日
風埃特甚主人曰此中不寛諸公宜往小廳至則雜花盛
開雕欄畫楯樓觀甚麗水陸畢陳皆京師所未嘗見
又顧指開後堂门坐上已聞樂聲矣嵓老以時在諒闇中
辭之衆遂起去嵓老嘗語人云平生看花只此一處 艷異編
張芸叟南遷錄潯陽有孟氏者世業漁门闌蕭然
竹籬數椽孟生出見葛衫草屨容止語言與江上漁
人無異就茆菴一啜左右皆漁器腥穢逼人稍即廳事
如富貴家頃间延至中堂椽題軒楹皆以髹塗间之

雕采器服粲然奪目至於酒味美哉莫不旨嘉久
之出妓女三四人皆百金之士服飾聲樂所傳皆京師新
聲使人終日恍然蓋任俠隱身而致富者 問奇類林
石曼卿居蔡河隣一豪家日聞歌鍾聲家僮數十常
往来曼卿之門曼卿問豪為何人求欲見之其人曰郎君
素不相接士大夫然喜飲酒屢聞學士能飲意似欲相見待
試問之一日果使人延曼卿往坐堂上久之方出主人頭
巾繫勒帛都不具衣冠相見無拱揖禮引入一別館
供帳赫然有二鬟妾各持一小槃至曼卿前槃中
紅牙牌十餘一盤是酒凡十餘品令曼卿擇一牌。一槃有餅名令擇五品既而二鬟去有羣

妓十餘人各執肴果樂器粧服人品皆艷麗絜然一妓酌酒以進酒罷樂作羣妓執果肴者萃立其前食罷則分列于左右酒五行羣妓皆退主人入略不揖客旻卿獨步而出旻卿言豪者之狀似駭而奉養如此極可恠他日試使人通鄭重則閉门不納亦無應门者其近隣云ゞ其人未嘗與人往還雖隣家亦不識其面也 筆談

少時見東坡言世有豪傑之士隱而不見於世者吾鄉某君子世居眉山之中葬其先君時會期日已逼而墓磚未足之謀於人云往見此君則立可辦但多游獵又所居山林夐絕試往啚之坡化兩日始得至其家候至日昃

方乃見其從數騎歸乃少年也旣通謁少年易服出坐定
問故坡具以告少年曰易事耳已具飲且宿于此當令
如期辦所須少頃數青衣跪進盤飧皆今日所擊
鮮也進酒數盃飲畢始從容對榻翌日遣僕馬送
坡下山三日無耗乃下手破土至晚磚楠無一口至
者甚以爲悔明日曉視其墓地之側五萬口斬
〻然羅列矣衆皆驚歎事畢再往謁謝不見送
所直亦不得遇 丹錄

叅奉府君筆 己卯延書

晉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
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

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
其林〻盡水源便得一山〻有小口髣髴
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
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
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
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
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
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
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
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

外人間滿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
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
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
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
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
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
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
後遂無問津者　桃花源詩序
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攷淵明所記止
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

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殺雞作食豈有
仙而殺者乎舊說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民居
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
城山老人村有見五世孫者道極險遠生不識
鹽醯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
近百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益衰桃
源蓋此比也歟使武陵太守得至則已化
為爭奪之場久矣嘗意天壤之間若此者甚
衆不獨武陵予今在潁州夢至一官府
人物與俗間無異而山川清遠有足樂者

顧視堂上榜曰仇池覺而念之仇池武
都氏故地楊難當所保余何爲居之明
日以問客客有趙令畤德麟者曰此何
足怪此乃福地小有洞天之附庸也
杜子美蓋云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
神魚人不見福地語真傳近接西南境
長懷十九泉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
他日工部侍郎王欽臣仲至謂余曰吾
嘗奉使過仇池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
可以避世如桃源也 東坡和陶詩序

高逸第二

戰國人才當以魯仲連爲第一觀其却秦不受趙賞下聊城不屑齊爵輕世肆志超然有蟬蛻八極之志後來獨李太白知之其詩曰齊有倜儻生魯連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開光耀又曰獨立天地間清風灑蘭雪庶幾傳神太白風神超邁亦魯連流亞故能知而言之如此 蔵說小華

漢末多高士嚴光傲萬乘歸釣富春山中太白詩所謂清風洒六合邈然不可攀者庶爲知言次黃州度徐孺子足以嗣響下此則嵇阮夜可躡芳塵而時露圭角不免於亂世惜哉晋以後雖謂之無高士亦可 上仝

王右軍雖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度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時孫綽李充許詢支遁諸人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之同好 何氏語林

王右軍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營山水弋釣之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偏采名藥不遠千里游東吳諸郡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 小牕清記

李廞是茂曾第五子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宦居在臨海住兄侍中墓下既有高名王丞相欲招禮之故辟爲府掾廞得牋命笑曰

茂弘乃復以一爵假人 (世說補下仝)

阮光祿在東山蕭然無事常内足於懷有人以問王右軍右軍曰此君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

何驃騎弟以高情避世驃騎勸之令仕答曰予第五之名何必減驃騎

張牧之隱于竹溪不喜與世接客来藏竹窺之或韻人佳士則呼舩載之或自刺舟與語俗子十反不一見怒罵相踵不顧也 (何氏語林下仝)

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旁連嶺

帶長川芳林列於軒庭清流激於堂宇乃閑居研講希心理味庾謝諸公多往見之觀其運用吐納風流轉佳

墨池在南昌縣水竹幽蔚王右軍典臨川郡日每過此盤礴不能去因號墨池先是梅福種蓮花池中歎曰生爲我酷身爲我桎形爲我辱妻爲我累遂棄妻入洪崖山 方輿志

孔淳之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遊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

傾蓋於茲不覺老之將至淳之還及不告以姓[illegible]
江湛擧王景玄爲吏部郎王與湛書曰君平有言
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其
擧可隨其事不經非獨搢紳者不道僕妾皆笑之
因與湛告絶棲遲環堵之室苦草沒階 事文類聚 下仝

章敬遠志尚夷簡澹於榮利所居之宅枕帶林泉
對玩琴書蕭然自逸時人號爲居士時慕其閑素者
載酒從之敬遠爲之盡歡忘倦

馮靈通雅好山水無有巧思結架岩林甚得棲
游之適頗以此聞世祖給其功力令與沙門統僧暹

河南尹甄琛周視嵩高形勝之處遂造閒居寺林泉既奇營製又美曲盡山居之妙 小窗清記

王無功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奴婢數人自課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與仲長子光服食養性欲見兄弟輙渡河還家遊北山東皐著書自號東皐子 劉昫唐書下仝

武攸緒則天姪也枯淡寡欲日以周易及老莊書以自怡隱居龍門小室冬蔽茅椒夏居石室晚年肥肉充潤瞳有紫光晝能見星

李太白云予少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及長

南遊雲夢覽七澤之壯觀酒隱安陸者十許年 本集

元德秀號魯山房琯嘆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天下高其行緗帙滿架柴車而行惟枕履簞瓢而已生六十未嘗見女色焉 劉昫唐書

張子同以親既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徒著玄真子亦以自號兄鳳齡恐其遁世不還為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棟不施斧斤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帝嘗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為夫婦號漁童樵青陸羽嘗問孰為往來者

對曰太虛為室明月為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别何有往來顏真卿為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弊陋請更之志和曰願為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李德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云上仝

李兵部雅度玄機蕭蕭沖遠德行既優又有山水之致琴道酒德皆高絶一時不近粉黛性善接引人物不好俗談晨起裹頭對客虛融便過一月多畜古器在湖州嘗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又養一猿名山公嘗以之隨逐月夜泛江登金山擊

鐵鼓琴猿嘯如和 何氏語林

白傅分司東都終日以詩酒自娛盧尚書簡辭有別墅近伊水亭榭清峻方冬與群從子姪同登眺望嵩洛既而霰雪微下因說鎮金陵時江南多山水見居人以葉舟浮泛就食菰米鱸魚念之不忘遂出自有二人衣簑笠循岸而來牽引蓬艇航頭設青篛幕中有白衣人與衲僧耦坐舡後有竈小安銅甑而炊小僮烹魚煑茗泝流過於檻前聞舟中言笑方甚盧歎其逸不知何人問之言是白公與僧佛光自建春門往香山精舍 太平廣記

白樂天在東都居履道里宅有池水可泛舟樂天每命賓客繞舷以百十油囊懸炙沈水中隨舷而行一物盡則左右隨取之藏盤筵於水底 何氏語林

崔唐臣閩人與蘇子容呂晋叔同學相好二公既第崔恠坐罷舉其後二公入三館乘馬偕出循汴岸見一士艤舟坐窓下蓋崔也亟就謁之問其別後况嘆曰初倒篋中有錢百千以其半買此舟來往江湖間其半市雜貨時取贏以自給雖云汎梗飄蓬差適於應舉覓官時也二公邀與歸不可但叩官居坊曲所在明日自局中還各覩崔留刺再訪舟次則已行矣歸玩

刺字末有細書絕句云集仙〻客問生涯買得漁舟度歲華案有黃庭尊有酒少風波處便爲家

容齋隨筆

陽翟辛君前輩賢者少以父任得官隱居不仕蘇子容丞相妻弟而二程先生表姪方蘇丞相盛時屢招之不出伊川先生元豐間每歲自洛中至潁昌訪韓持國過陽翟必見辛君留十每日其所居有大屋七間後皆奇花異草終身自樂 卧遊錄

田承君劉介自守兄弟五人皆有氣節博學能文家居兄弟相從能自樂也與崔鶠德符陳恬叔易

為友諸田兄弟在陽翟縣南十里竹林店居其地多竹故名有屋十五間文史之用陽翟人張宗文秀才與諸田親戚自言頃年自俶中月夜步謁諸田適值酒熟花方盛開留連十許日商確文字意之而歸 上仝

田承君有廬在亂山中前有竹旁有溪溪畔有大石前後樹以梨棗日與二弟穿竹渡溪倦則坐石上或藉以草葛巾草屨吟諷以歸之以遺老以忘憂 小窓清記

蘇養直隱京口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養直不起

師川造朝時便道過眷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奕徐高於蘇是日眷直拈一字笑視師川曰今日還須讓老夫下此一着師川有愧色 鶴林玉露

朱希真居嘉禾嘗與朋儕詣之聞笛聲自烟波間起問行者曰此先生吹笛聲也頃之棹小舟而至則與俱歸其家室中懸琴筑阮咸之類皆希真平日所留意者檐間畜珍禽皆目所未覩室中籃缶貯果實脯醢客至挑取以奉客其詩曰青蘿包髻白行纏不是凡人不是仙家在洛陽城裡住臥吹銅笛過伊川可想其風致矣 玉壺冰

倪雲林所居有清閟閣幽迥絶塵中有書數千卷皆手自校定經史諸子以及釋老之言畫日成誦古鼎彝名琴陳列左右松桂蘭竹之屬敷紆繚繞其外則高木脩篁蔚然深秀每風止雨收杖屨自隨逍遙容與詠歌以娛望之者識其爲世外人也

何氏語林

顧仲瑛家富於貲輕財好客購古法書名畫彝鼎祕玩别築墅於茜涇西題曰玉山佳處日夕與客置酒賦詩其中四方文學之士若河東張翥會稽楊維禎天台柯九思永嘉李孝光方外若張伯雨于

彦成琦元璞與一時名士咸至其家園池之盛畐史之冨與夫籟館聲妓並鼎甲一時才情妙麗與諸人略相酬對風流文雅著稱東西 上仝

王冕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楚之淮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即呼酒共飲慷慨悲吟北游燕曰不滿十年此中狐兔游矣隱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韭薤各百本引水為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屋三間自題曰梅花屋 明野彙

姑蘇王賓獨居陋巷郡守姚善往候舍車騎詣門賓問為誰應曰某乃開門延語明日往面西府門再拜

而反善自匿還辭曰非公事不敢入也 明世說

文徵山親近不赴與弟朝廷以翰林待詔聘之不半歲辭去寧庶人慕其名邀之不就日以翰墨自娛平生不外瞜不入城市貴家求書畫堅不應而閭巷小民持果餅往索則輒欣然揮與之 九十二無疾而卒 明野史彙

王履吉手寫經書皆一再過俗言未嘗出口風儀玉立與止軒豁其心每抑下雜辭補裯畢而韞籍自將對人未始言學蓋不欲以能尚人性惡喧囂居洞庭三年既而讀書石湖之上二十年非歲時省侍不數數入城遇佳山水輒欣然忘去 上仝

態除華曰過吉水鄒南皐里水石冷冷真使人懷貪廉懦立之想及遇先生一語不可了已翩然有吟風弄月以歸之興矣 明世說

野人遊羅浮長甫數彝遨鄉音林樾宋咸淳中容有戴烏方帽着靴往來羅浮山中見人則大笑及走三年不言姓氏他日醉歸忽取煤書壁云雲意不滄海春光欲上翠微人间一墮千劫猶愛梅花未歸蓋野人儔云 清記

絲奉府君筆

閩峴者趙澤之孫開元中家于崑山富有田園擇家人不欺能守業者悉付之家事

身則泛遊江湖遍行天下往往數載不歸
見其子孫成人皆不辨其名字也自歎云
舟備極工巧一舟自載一舟置賓一舟貯
飲饌客有前進士孟彥深進士孟雲卿布衣
焦遂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女樂一部常
奏清商曲逢山川則窮其景物兼興盡行
經過郡邑無不招延峴重拒之吳越之間
號峴為水仙 廣記

以疑以

閒適

閒之為義或曰月到門庭方是閒也古皆以日與閒同其音稍異耳閑亦人所難得者杜牧之有云不是閒人閒不得願為閒客此閒行吳興因逮得閒亭余性極愛閒而閑中不能靜處尋詩問酒灌卉調禽案無暇時因憶韓致堯有云書墻暗記移花日洗甕先知醞酒期須信閒人有忙事早來衝雨覓漁師玉山樵人可謂同調矣眉公叔

昔周茂叔令二程先生尋仲尼顏子樂処发所樂

學立公諱 任宗華

何事而作子竟得吟風弄月以歸吾與點也之意此箇公案引而不發愚謂彼中意趣惟邵堯夫先生味之最真擊壤詩云世間無事樂都恐屬閒人又曰料得閒中樂無如我得全彼視浮雲富貴簞食瓢飲為何如蓋間非偷安之謂適非恣意之謂性天澄澈纖滓不留則俯仰宇宙安往而非我之樂境哉觀其於疾革之際且曰試與觀化一造只是諧謔須臾而去其於死生之際直以朝暮視之真千古風流人豪者矣

郗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輙為辦百萬貲并為造立居宅在剡為戴安道起宅甚精邵康節慶曆間過洛愛其山川風俗之美始有卜築之意嘉祐七年王宣徽尹洛就天宮寺西天津橋南五代節度使安審琦宅故基以郭崇韜廢宅餘村為屋三十間請康節遷居之富韓公命其容盖約買對宅一園又皆有水竹花木之勝余秉尚不及前哲而陸平泉先生包羽明董玄宰輩

各指山貲為余築讀書臺于小崑山之陰丘壑押主峯泖來賓頗稱勝槩余嘗作臨江仙一詞云婉孌北山松樹下石根結箇：巖阿巧藏精舍恰無多尚餘簷隙地種竹手栽梧高卧不須愁客至客来野蔌山蔬一瓢濁醪儘能沽時呼鶴舞醉後倩僧扶

嵒栖幽事

白樂天曰僕去年秋始遊廬山到東西二林閒香爐峯下見雲水泉石勝絕第一愛不能舍因置草堂前有喬松十數株脩竹千

滌奉府君筆

以竿青蘿爲墻垣白石爲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於簷間綠竹白蓮羅生池砌大抵若是每一獨往動彌旬日平生所好者盡在其中不惟忘歸可以終老 白氏長慶集

裴尹在郡時詩酒自適不以物務經心每杖策逍遙當其得意時悠然忘返郡南一家頗有竹石裴乘興步往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主人出陪笑款洽俄而車騎羽衛盈門知是裴 何氏語林

王逸少曰須東遊遂修植桑果今盛敷榮

率諸子抱翁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
而分之以娛目前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
共歡讌雖不能與言高詠嘯歌引滿語田
里所行好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
言耶 小隱清記
白居易曰余自幼至老凡所止雖一二日
聊覆簣土為臺聚拳石為山環斗水為池
今廬山以靈勝待我幸獲所好終我得以
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
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

此言 長慶集

司馬溫公曰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採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手臨高縱目逍遙徜徉惟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柅耳目肺腸卒為己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 獨樂園記

王荊公晚居鍾山謝公墩自山距州城適相半謂之半山畜一驢每食罷必日一至鍾山縱步山間倦則即投林而睡往往至日昃乃歸有不

學生公 羊

及終往亦必跨驢中道而還未嘗已也蘇子瞻在黃州及嶺表每旦起不招客相與語則必出而語客所與遊者亦未盡擇談諧放浪不復為畦畛有不能談者強之使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於是聞者無不絕倒皆盡懽而去 眉公秘笈

邵雍名其居曰安樂窩自號曰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杯微醺即已常不及醉也興至輒賦詩自咏春秋時出遊城中風雨則不出出則乘小車一

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厮隷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
昌平公諱
防畛羣居燕笑終日不爲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不倦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卒謚曰康節先生 名臣錄

孫昉號四休居士山谷問其說四休笑曰粗羹淡飯飽即休補破遮寒暖即休三平四滿過即休不貪不妬老即休山谷曰此

即安樂法也夫少欲者不伐之家也知足者極樂之國也四休家有三畝園花木欝爵客来煮茗傳酒談人間可喜事茗寒酒冷賔主皆忘 玉壺冰

黄滔曰心不涸濁謂之清迹不彰顕謂之隱余學老子之法者也朝暮黄粱一盂首蓿一盤既適而且安間披鶴氅衣手執黄庭經一卷翛然而凝坐九衢十二陌之游塵莫之我干也寧非清耶名氏不落於聲利之場心迹不屬手榮辱之境其入也烟

霞之與同捿其出也漁樵之與爭席寧非隱耶 知非錄下并同

耕野子曰山深林密澤沃魚肥黃犢眠阿幽篁聳壑樵者相與歌於澤牧者相與笛於阿野人則尋壑經丘出作入息含哺擊壤以慶豐年古琴一張圖書一卷荷囊携酒惟其所之有感於懷便欣然得句乘興輒飲不著意去留倦鳥投捿派雲遠洞夕陽銜麓月上衡茅四壁蕭如八窓玲瓏醉歸來而吟自在卧羲皇而遊無何竟不知

成與公十年出參半

爲樂與吾
徐勉曰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負
杖躡履逍遥自樂臨池觀魚披竹聽鳥濁
酒一盃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樂居常以待
老

正郎府君筆

延叔堅曰吾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
羲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
尼之春秋夕則逍遥内階咏詩南軒百家
衆氏投閒而作洋々乎其盈耳煥爛兮滿
目紛々欣々兮其獨樂當此之時不知天

之為盖地之為輿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軀（楮記室）

吳草廬云惟頤尊不乏酒厨不斷烟茅屋不漏布衣常穿樵林畔釣漁河邊無榮無辱其樂陶然平生足矣更不望焉（輟耕錄）

方遜志曰土壁而茅簷繩樞而甕牖匡床席门僅容俯仰以養吾素而已被褐而束韋飯糗而茹藜粗糲淡泊僅禦飢寒以養吾素而已舉情任質直躬正色死求於人不忤於物以養吾素而已言務達志文以適

意不來世知惟理之務以券吾素而已
吴康齋曰南軒讀孟子甚樂湛然虛明平
旦之氣略无所撓綠陰清晝薰風徐來而
山林閒寂天地自濶日月自長邵堯夫所
謂心靜方能知白日眼明始會識青天於
斯可驗矣 知非錄下仝
陳白沙曰當其境與心融時與意會欣然
而適泰然而安物我於是乎兩忘死生焉
淂而相干於為偃游於為收歛灵臺洞虛
一塵不染浮華盡剥真宗乃見鼓瑟鳴琴

一回一點氣蘊春風之和心游太古之面其自得之樂亦無涯也

学崇六諱 命主筆

羅一峰曰呼菊為朋結松為友與麋鹿為群庭廡之間几席之下山献其奇水献其清月献其朗烟霞献其變態天地萬物無不各献其所有

正郎府君筆

祝石林曰生人通患髮短心長石火易隱河清難俟如欲住世出世須是知機息機不與造化爭權造化還之造化即與兒孫種福兒孫福付之兒孫抽付物外之閑

身處猶眼前之清事尋花問月兩〻三〻淪茗焚香魚〻雅〻會不必約禮不必文詩不必工奕不必勝凡事只求日減此心直與天游不守庚申都忘甲子此亦塵世丹丘震旦淨土

眞雲卿曰余嘗獨居山中時借楫僧舍每見林峦新霽鳥聲碎耳岩扉初曉雲山盪胸一落山椒紫翠正落枕上仙乎仙乎覺身世之欲浮也明世說

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少年余

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
蒲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
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隨意
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
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
麛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濯
足漱齒既歸竹窗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
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窗間隨大小作數
十字展所藏法帖筆蹟畫卷縱觀之興到
則吟小詩或艸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

杯出歩溪邉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杭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怳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予西此句可謂絕妙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蓋少彼牵黃臂蒼馳獵於聲利之場者但見衮衮馬頭塵匆匆駒隙影耳烏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真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洛城内外六七十里間凡觀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不靡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自居守洛川洎布衣家以宴游召者亦時時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爲之先拂酒罍次開詩篋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一篇 玉壷氷下仝

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數卷樂天既来爲主仰觀山俯聽泉旁

睨竹對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頹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

長松怪石去墟落不下一二十里鳥徑緣崖涉水於草莽間數四左右兩三家相望鷄犬之聲相聞竹籬草舍燕處其間蘭菊藝之臨水時種桃梅霜月春風日自有餘思兒童婢僕皆布衣短褐以給薪水釀村酒而飲之案有雜書莊周太史楚辭黃庭陰符楞嚴圓覺數十卷而已杖藜躡屐往

来窮谷大川聽流水看激湍鑑澄潭步危
橋坐茂樹探幽壑作高峯不顧梟而死乎 螢懷録
每鳥啼花落欣然有會於予心遣小奴挈 李進士東泰筆
瘿尊酤白酒釂一梨花瓷盞急取詩卷快
讀一過以嘯之蕭然不知在塵埃間也 玉壺氷 下仝
因葺舊廬疏渠引泉周以花木日哦其間
故人過逢瀹茗奕棊杯酒淋浪其樂殆非
塵中有也把鋤荷鍤決溪泉為圃以給茹
其隙則浚溝池藝樹木行歌坐釣送青天
白雲以此為適亦足老死無憾〻者

閒居勝於居官其事不一其最便者尤於暑月見之自早燒香食罷便可岸巾袒肩輒從事藤床竹几展轉北窓清風時至反患太凉挾策就枕困來熟睡晩凉浴罷杖屨逍遥臨池觀月登高乘風採蓮剥芡剖瓜雪藕白醪三杯取醉而適其爲樂殆未可以一二數也 經鉏堂雜志

不能卜居名山即于岡阜迴複及林木幽翳處闢地數畝築室三楹插槿作籬編茅爲亭以一畝蔭竹樹一畝栽花果一畝種

花藥中壁清曠空諸所有畜山童灌園薙草置二胡床著亭下挾書研以伴孤寂携琴弈以遊良友淩晨杖策抵暮言旋此亦可以娛老矣 叔笈

自昔士之閒居野處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與往還故有以自樂陶淵明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則南村之鄰豈庸庸之士哉杜少陵在錦里亦與南村朱山人

往還集詩云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堦除鳥雀馴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又云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欹滿樹小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尊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所謂朱山人者園亦非常流矣李太白尋魯城北范居士誤落蒼耳中詩云忽憶范野人閑園養幽姿又云還傾三四酌自詠猛虎詞近作十日觀遠

爲千歲期風流自歎爲誰偃仰相宜花野人固亦可人之流也 鶴林玉露

焚香者書人事都盡隔簾落花松梢月上鐘聲忽度推窓仰視河漢流雲大勝晝時非有洗心滌慮得意爻象之表者不可獨契此語 小窓清記

李太白詩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東坡赤壁賦云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寓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造物者之無盡藏也東坡之意蓋

自太白詩句中来天風月不用錢買而取之無
禁太白東坡之言信矣然而能知清風明
月之可樂者世無幾人清風明月一歲之
間亦無幾日就人知此樂或為俗務牽奪
或為病故防障雖欲享之有不能然則閑
居無事遇此清風明月既不用錢買又取
之無禁而不知以為樂是自生障礙也 經鉏堂志
宅有桑麻田有秔稻而渚有蒲蓮弋于高
以追鳧鴈之高下緡于深而逐鱣鮪之潛
詠吾所以衣食其力而無媿于心也息有

喬木之繁陰藉有豐草之幽香登山而凌
雲覽天地之奇變弄泉而乘月遺氛埃之
溷濁此吾處其倦息而樂於自遂也 玉壺冰
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閒而體
舒暢三商而眠高舂而起靜院明窗之下
羅列經史琴尊以自娛有興則泛小舟出
盤閶吟嘯覽古於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
以銷憂蓴稻魚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
君子佛廬勝絕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池
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 上仝

烝奉府君筆

有士人苦貧夜則露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忽聞空中語曰帝聞汝誠使我問所欲士答曰某所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此生衣食麤足逍遙山水間以終其身足矣空中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何可當得若求富貴則可矣此非虛語也予觀世之貧賤者既啼呼乎饑寒而富貴者又馳騖名利終身役役知衣食麤足逍遙山水真人間之極樂天公所靳與而最不可易者也雖然華門圭竇簞食瓢飲靜生一室尚友

千古樂更何如宣文在山水間哉 金罍子

（正郎商君半）

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繩床坐風送水聲來耳邊裴晉公詩也細書妨老讀長簟愜昏眠取簟且一息抛書還少年半山翁詩也相對蒲團睡味長主人與客兩相忘須臾客去主人睡一半西窗無夕陽陸放翁詩也讀書已覺眉稜重就枕方欣骨節和睡去不知天早晚西窗殘日已無多吳僧有規詩也老讀文書興易闌須知養病不如閑竹窗枕尾盡

堂上卧看江南雨後山呂滎陽詩也紙屛尾枕竹方床手倦抛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一笑數聲漁笛在滄浪蔡持正詩也余習懶成癖每遇書必須偃息客有嘲孝先者輒哦此以自解然每苦枕熱展轉數四後見前輩言荊公嗜睡夏月常用方枕或問何意公云睡久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此非真知睡味未易語此癸辛雜識

花竹幽窓午夢長此中與世暫相忘華山處士如容見不覓仙方覓睡方然則睡亦

有方耶希夷之說不過謂擧世以為息魂離神不動耳遺教經乃有煩惱毒蛇睡在汝心毒蛇既出乃可安眠之語近世西山蔡季通有睡訣云睡側而屈覺直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晦翁以爲此古今未發之妙

初夏園林微風醒酒隨意拂苔坐石閒黃鳥弄聲而竹陰漏日桐影扶雲稍就隱几書所見時致敲咏成文足以韵歌提筆作東山吟或天籟清裝鶴喉横空山雲䍿閣

參奉府君筆

千峰送雨就榻午曛而蕭騷之極夢亦得趣矣 小窗清記

箕踞于斑竹林中徙倚于青石几上所有道笈梵書或校讎四五字或翻諷一兩章茶不甚精壺亦不燥香不甚良灰亦不死短琴無曲而有絃長謳無腔而有音激氣發於林樾好風送之水涯若非羲皇以上定亦嵇阮兄弟之間 嵒樓遺事下仝

任山須一小舟朱欄碧幄明櫺短帆舟中雜置圖史鼎彝酒漿荈脯近則峯泖而止

遠則北至京口南至錢塘而止風利道便移訪故人有見留者不妨一夜話十日飲過佳山水處或高僧野人之廬竹樹蒙茸草花映帶幅巾杖履相對夷然至于風光淡爽水月空清鐵笛一聲素鷗欲舞此亦避喧謝客之一策也